

經部

論語精義卷十上

宋　朱子　撰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范曰見危致命者不為義疚也見得思義不為利回也祭思敬喪思哀舉其大者知其細也孔子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可以為今之成人子張以為士如

斯已矣在聖人則曰未也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耻子路問士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子貢失之辨而不足於耻子路失之勇而不足於和故告之如此子張所謂士者成人之次也見危致命則不為義疚見利思義則不為利回亦猶祭思敬喪思哀而已此士之常也士之止於此强學而力行之可以進於成人故曰其可已矣在聖人則曰未也

謝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也見得思義舍利而取

義也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又主之以誠慤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志意修矣其肯懐居乎其肯耻惡衣惡食乎其肯殺一不辜非其有而取之乎

楊曰是四者人鮮有能自進者能勉而至則可以為士矣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者蓋致命則力為之不如授之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侯曰見危致命士之節也得主於義祭主於敬喪主

於哀能思其本可以為士矣

尹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者也見得思義不為利回者也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心誠也謂之士可矣孔子以謂成人之次者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明道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横渠曰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仁無惡能為亡也范曰發强剛毅而後能執德執德者得於已者也

有諸已而後能信道信道者志於心者也執德不弘不足以有容也信道不篤不足以有明也不足有容則鄙詐入之矣不足以有明則異端入之矣故不能為有亦不能為亡終亦必亡而已矣

謝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必喪執德弘故物莫能勝信道篤則雖死不變能為有如稱有道有德者能有之而不去也能為亡如稱無意無必能去之而不有也蓋如一出焉一入焉不敢以為有

也不敢以為無也

楊曰執德不弘則大不足以有容信道不篤則毅不足以致果其於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言有亡不足為損益也

侯曰執德不弘則無所容信道不篤則無所得如此則若存若亡罔人而已

尹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為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明道曰子夏子張論交二子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又曰與人交際之道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伊川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

夏所言是小子之交

范曰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故其所聞不同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則有所與亦有所拒也然子夏不能反諸巳而以巳與人以巳拒人未若子張之言其道廣也孔子見互鄉童子不絶原壤之夷俟則與人交亦廣矣

謝曰交際之道異乎求友自非犬馬與我不同類無不可者交際之理當如子張之說尊賢而容衆嘉

善而矜不能可也蓋於人何所不容非大賢不能如天之無不覆也其間動植之不美者固多矣而於和氣何病

揚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所以告始學者至於子張則又將擴之也故告之如是言各有當也

尹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當如子夏可也汎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未可以是非論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為也

明道曰致遠恐泥言不可行遠

范曰小道之於聖人也猶丘垤之於泰山行潦之於河海川雖曲有通諸海則由之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之小道不通乎聖故不可為也

謝曰旁蹊曲徑皆坦塗之支别故非不可由特不能致遠耳若大路則豈有碍也莊老釋氏之道非無可覩特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耳堯舜之道萬世無弊何

泥之有學者見其可觀也因以為同亦誤矣

楊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侯曰異端曲學非無可觀也特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非天下之通道必不可以致遠故也

尹曰小道不可以行遠故君子不為也然而必有可觀足以惑人學者尤所當慎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范曰日知其所亡者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者温故也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故可謂好學也已矣

謝曰此其論學非讀書之謂温故而知新不息者也惟不息故能體常而盡變盡變則日用不窮此其所亡也體常而不離大體此其所能也蓋非為人者能之

楊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日益矣故為好學非習而察何以與此

侯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日益矣故曰可謂好學

尹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明道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又曰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一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主敬事　又曰學要鞭辟近

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伊川曰學不博不能守約志不篤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或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范曰學欲其博不博則無約也志欲其篤不篤則無卓也問欲其切故能審思欲其近故能得學以聚道志以育德問以致意思以致理力此四者仁之道也

謝曰篤志近思皆心不外馳之謂則博學亦豈求為多聞多識哉乃欲成吾切問近思之理也所以仁在其中矣

楊曰為仁由已非求之於遠也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尹曰切問近思則心不外馳博學豈求多聞多識而已哉乃欲成吾之仁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范曰君子之於學精而不二如百工之於肆朝夕無不在焉工不居肆則事不成君子不居學則事不成

君子不居學則道不至聖人雖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由學也 衍

謝曰學必欲致道學不能致道與工不信度同其

逸居而無所事則亦也葢惟無所事斯不免於放僻

邪侈

楊曰君子之學猶百工之居肆也工不居肆不足以

成其事君子不學不足以致其道居肆者致一於其

事也一心以為鴻鵠將至雖小技無以善其藝況學

以致道乎

侯曰君子之學猶百工之居肆也百工居肆講求其

所未至故能成其事君子之學亦琢磨其所未中故

能致其道所謂道者中而已

尹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其所務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范曰君子過則改之小人過則文之湯改過不吝無文之至也紂詐足以飾非文之至也傅說戒高宗無恥過作非孟子曰又從而為之辭皆文也

謝曰吝於改過故必文能改則昔之所過而今非也

何必文

楊曰君子改過故自訟小人恥過故必文

侯曰君子改過不吝何文之有小人恥過作非故必文

尹曰君子以改過為善遂非者小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明道曰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

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

南北四方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
才備矣又曰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伊川曰他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范曰望之儼然天也即之也溫人也聽其言也厲地
也敬以直内故儼然義以方外故其言也厲敬義立
而德不孤故溫則仁也
謝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

潤而栗然　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不須輕說與人不說不是吝輕說與人人未必信況使人生鄙悖之心却是自家不是須留在胸中且看尋常有些自得在胸中别才說了又别只看箇不言不語底人做出惡來也毒

楊曰望之儼然而可畏雖可畏也即之温然而可親雖可親也聽其言則厲是謂三變其君子之成德與

尹曰世之人儼然則不溫溫則言不能。厲君子非有意於外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亦自然之理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伊川曰信而後諫惟信便發得人志

范曰君子信於己信於民然後使之信於己信於君然後諫之在己者信而民未信則弗使也在己者信

而君未信則弗諫也如湯武之使民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傅說之諫君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謝曰使知所以佚之則信矣故雖勞而不怨未信則雖盤庚之遷以惟喜康共為事猶有不從也信而後諫非所以度君乃量而後入也古人所以貴有道而獲上

楊曰所以事上所以用下非信以發志不可為也

尹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

不足以取信故也

子夏曰大徳不踰閑小徳出入可也

明道曰大徳小徳如大節小節　又曰出入可也出

須是同歸

伊川曰大徳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徳如援溺

之事更推廣之　或問大徳不踰閑小徳出入可也

如何曰大徳是大處小徳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

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

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為信不果乃所以為果

横渠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又曰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范曰大德其猶規矩準繩乎動而成法故不踰閑小德其猶器乎待法而成故出入可也

謝曰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同未至於聖則其所謂川流必有出入也然學者貴知大體大體正則小節雖有出入亦不離乎禮義之内矣若不知大體則雖擇地而蹈時然後言亦君子所不取而況出入乎

楊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未嘗同小德出入可故也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是則同不踰閑故也

尹曰不踰閑者不踰矩故也大德若小德則有出入

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明道曰灑掃應對進退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又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

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舞射便見人誠處古人教人莫非使之誠己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於灑掃應對進退何也曰下學

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居處恭執事敬雖衆人能焉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豈外是然卒異於衆人者以衆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爾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又曰盡性致命必本於孝悌後人多以性命別作一高遠事殊不知性命孝悌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無有精粗無有本末孝弟是

於人切近處故也子夏言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爾今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橫渠曰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幖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所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安以大道教之是誣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

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

問同而答異以此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造次顛沛無不由焉而况灑

掃應對乎先傳則躐等後倦則中道而廢皆不以其

序所以不能成材也人皆有受道之質譬諸草木受

天地之氣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區以别矣豈可以灑掃

應對為末而不學乎聖人之材天地也故有始有卒

而無先後小大之别教人者豈可以聖人望之也

謝曰下學而極其道則上達矣然上達師無與焉灑掃應對進退乃動容貌出辭氣之事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與酬酢祐神之事何以異孰以為可而先傳孰以為不可而後倦如草木區以别矣其為曲直一也所以聖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蓋本末無二道

又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掃應對上做起曰灑掃應對上學却是太瑣屑不屐托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逹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

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仭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灑掃不著此心怎灑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如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為此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来

楊曰入德之序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其序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進退則門人小子之所宜先傳者至於成人而後使為之則或倦矣雖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離夫灑掃應對進退之間哉故其始也此即以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尹曰學有本末有遠近然有本末遠近不可分而為

二也不可分而為二則其教亦無得而優劣矣夫灑掃應對小子之職也道不可須臾離則灑掃應對與夫精義入神不可得而精粗矣子游以為末而無本是不知本末一理也故子夏以為過且曰君子之教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者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大小本末皆所以為道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大小雖不同實無草木之别者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哉若夫始卒皆舉無先後小大之序則聖人矣學者豈可同日

而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伊川曰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閒一也

范曰此士之常也若顔子之簞瓢漆雕開之未能信雖優而不仕其所存者遠矣君子之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欲仕學所以為已仕所以為人也必已有餘而後可以及於人故仕優則學勉其在已者學優則

仕行其爲人者也

呂曰仕優而不學則志卑而不進於文學優而不仕則志高而不中於義

謝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

楊曰念終始典於學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可一日忘也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侯曰優謂暇時也

尹曰學與仕一也君子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仕念終始典於學之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范曰君子之行為可繼也致乎哀而止不敢過其情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故三年之喪賢者不過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

謝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也故不致飾於文盡哀而已

楊曰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記曰喪與其禮有餘而哀不足不若哀有餘而禮不足也則喪致乎哀而止耳

侯曰喪止於哀

尹曰喪致哀而止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楊曰師也過故其行有難能者以其過之故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明道曰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惟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范曰子張內不足而外有餘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惟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謝曰曾子之論異於子游為難與並為仁而言也堂

堂不害為仁謂盛其容貌以自滿則人孰告善矣

楊曰堂堂乎則莊而難親故難與並為仁

尹曰子張之學病在乎誠不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

范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凡為禮者猶可以未盡親喪

而不自盡則何所用其誠哉

謝曰自致必誠必信之謂如此而不用誠於何用其誠

楊曰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所當自致者惟此而已

尹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范曰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父不善子不可以不改道之常也親之過小不可改親之過大不可不改也若天子不改而失天下諸侯不改而失其國大夫不改而失其家雖莊子之孝亦不可為也

呂曰人之孝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而已孟莊子終身不改故為難能難能者稱其善而不許其過之詞

謝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不遑改也

楊曰臣之賢政之善子孫之所宜守而不改者也孔

子謂之難能豈以其宜改而不改與使臣雖有不賢者而不能亂其政政雖有不善者而不能害其事茲其為難能而可稱也與若夫不改而害其政事則是成父之惡耳又焉得為孝乎

侯曰父之臣父之政非不改也臣而不能亂政政而不能害事何必改然而能如此者豈易為哉故曰是難能也

尹曰父之臣與父之政皆善則不改可也不善而不

改則國家豈不危哉故以為難能而已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范曰得情而喜為士師者所不能慎也雖舜在上而咎繇明刑亦哀矜之況於失道之世刑不教之民乎故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而不決

謝曰禮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即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

楊曰先王之政至於敬寡屬婦其詳至矣後世政散民流而不相保及陷乎罪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為士師者得其情可不哀矜而喜乎

侯曰王者之迹息而政散民流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可不哀矜乎

尹曰士師典獄之官也士師而能得獄情可謂能矣然而失道之世陷民於罪則哀矜而已不足喜也舜

之在上臯陶明刑猶且恤之而况刑不教之民乎若

曾子者可謂知此理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范曰武王數紂之罪非誣之也後世言紂之惡有溢於泰誓者焉天下之善舉歸於堯舜天下之惡舉歸於桀紂皆其所自取也

吕曰君子貴者下流賤者也紂貴為天子至貴而自

為至賤之行人情之所惡故天下之惡皆歸焉

謝曰不善皆歸焉居下流故也是以君子貴强為善若能脩身見乎世則人雖欲以不善加之亦不可得

楊曰與人為善則天下之善歸之與為惡者也故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之謂也

侯曰紂之惡固已貫盈矣然而非盡天下之惡也而天下之惡咸歸焉以其居下而衆流歸之故君子貴强為善也

尹曰是以君子不可以惡及其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范曰日月之食無損於明君子之過無損於德寡過故人皆見之改而益光故人皆仰之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故夫子之門人語脩身之行多以改過為美也

謝曰日月陰陽之精不以食故損其明人之過至於

改則亦何傷於全德故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梏亡之楊曰日月不以蝕而損其明君子不以過而蔽其善書以改過不吝稱湯兹非其仰之者與

侯曰湯之德止云改過不吝能改則無過矣故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耻過作非而不能改何更仰之之有

尹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而無損於其明者以其能更也故孔子之門人皆以改過為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范曰文武之道堯舜之所傳也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言傳文王之道也子貢據周而言故曰文武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道之所在聖人師之故無常師也

楊曰由文武至孔子五百有餘歲孔子則聞而知之

者故子貢以文武之道言之夫道無適而非也惟所取而得何常師之有

侯曰聖人之學順理而已天即理也何常師之有而又焉不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謂道非文武生之也能明之爾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故曰無常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
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范曰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
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
也然聖人豈以難知而自表見於世哉惟學於聖門
然後知其高深子貢所以譬之宮墻也
楊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宜叔孫武叔之不知

也

侯曰叔孫武叔不能知孔子為聖人也若知之則安敢比子貢哉故子貢以宫墻譬之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范曰賢人易見故多譽聖人難知故多毁故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而不用又有不知其聖而毁之者

譽不加益毀不加損如日月之明人無得而踰焉其不欲見者是自絶而已

謝曰公孫朝問夫子何學子貢對以博學無常師也叔孫則直毀之矣蓋自小視大故也雖門户亦且不見豈知室家之好安得而不毀也惟其毁之乃所以見夫子之聖高而可踰何止丘陵泰山亦然惟日月之光塞宇宙而無窮也然後無得而踰焉人欲自絶而可疑在日月庸何傷益見其不知量也

楊曰聖人明並日月不可踰也毀之者亦自絕而已

侯曰妄生毀譽而子貢告之以聖人之道德如日月不可毀而不可踰也如此人縱欲自絕於日月何傷哉

尹曰叔孫武叔不足以知孔子宜其言之若是也既不足以知其過疑又從而毀之夫何損於孔子益見其不知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伊川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又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又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

者神存主處便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作者是小補而已

横渠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自然皆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范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言初譬之宫牆又譬之日月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則亦無以加矣三章自小以至大自淺以至深故記者次之如此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遠無不至邇無不服也孟

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文王之化百姓徧爲爾德其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考妣夫子之教也謝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僊則屢中不受命而貨殖焉其向之所爲乎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于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又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變化風俗之事惟聖人能之為他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或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能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楊曰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之神非力行可至不可階而升者也孔子聖而不可知者雖顔淵之賢見其

所立卓爾而已況餘人乎宜叔孫武叔之徒不能知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蓋誠於此動於彼其神矣夫

尹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来動之斯和此聖人之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子禽何足以識之非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孰能形容如此哉

論語精義卷十上

論語精義卷十下

宋　朱子　撰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

伊川曰允執其中中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

矣

范曰舜之德如堯禹之德如舜故三聖相授而同一辭天之歷數在爾躬者奉天也允執其中者正心也四海困窮者子庶民也堯授舜舜授禹皆以困窮為託使四海困窮有不獲其所則天禄永終矣此堯舜傳天下之要法也

游曰有一言而足以盡至治之要曰中而已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豈執一云乎哉不偏不倚適當其可

而已譬之權衡之應物曾無心於輕重抑揚高下稱物平施無銖兩之差此其所以為時中也與堯舜禹三聖授受之際所守者一道允執厥中乃傳心之密旨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伊川曰此少一湯字當云湯曰予小子履也

横渠曰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以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范曰湯之德莫如罪已以一𤣥牡告上帝者請桀之罪也有罪不敢赦者求已之罪也書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帝臣者賢人也賢人不敢蔽而用之者所以事天也非天子所得專故曰帝臣人有善不蔽已有罪不赦以其簡在帝心皆不敢自

私也一身之罪不及萬方萬方之罪及諸一身此湯之至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明道曰至親不如仁賢
范曰武王大賚於四海所賞者善人非富淫人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下之至公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亦武王之德也

謝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内聖之徳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堯舜禹湯或傳或繼其考之天則歷數有歸稽之人則惟徳是輔何嘗必天下戴已與故夫子歴叙聖人之語以見其用心然則學者茍能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所以不為之心則帝王之道豈遠乎哉其視晝孟徳司馬仲達之輩真如穿窬矣況於錙銖不義之富貴與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公公則說

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

范曰臣謹按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其餘不見於經臣竊以為皆書之文也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大

其以天下禪也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後王法故自堯典以下又撮取其要語而嘗引述之以此聖人之所學也如有用孔子者將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如其不用則傳之以為萬世之法也

吕曰天命在已以相授堯舜禹也禀天之命任天下之責湯也好仁奬善任百姓之責修政厚民急所先務武王也

謝曰法度皆生於權量禮樂政事所出故不可不謹

徒善不足以為政故法度當審無人不足與有行也
故廢官當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皆人心之所欲
滅國絕世雖其自取也然其先固嘗有德於民矣不
可使之不血食也爵祿天下之所公其賢者不宜使
之在野故逸民不可不舉食以阜其生喪祭以厚其
往為天下之急務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皆所以結民心而維持之蓋其道當如此
非違道以干天下之說而歸己也

楊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三聖之相授湯武之征伐其事不同其道則趨於中而已夫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皆此意也五器始於權終於量法度所從出也任官所以行

法度也則人存而政舉矣故四方之政行焉夫有國有家以傳其後皆有德在民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墓用此道也夫民為重以食為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以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居上不寬則下無所措手足故寬則得衆未信而勞其民則民以為厲己故

信則民任焉因循而弗勵則雖盡力而事不舉故敏則有功以德行仁則公以力假仁則私而已民雖驩虞非心說也故公則說公則王道成矣傳曰公乃王此之謂也

尹曰孔子當周之末不得見二帝三王之治故嘗諷誦其言而思其人弟子所以類而記之使夫子之得邦家其治道當有表見於世豈徒詠其言而已乎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明道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范曰程頤曰子張之問孔子必敷陳而告之臣以為尊五美屏四惡不惟以告子張人君為政皆當以為法也亦猶齊景公之問政司馬牛之問君子所告者雖一人而凡為政者與君子者皆然也

謝曰為人上者有土地有人民有財賦有賞罰皆所謂有崇高之利勢也可以惠人可以勞人可以從欲

可以驕泰可以責成可以取予雖以無道行之猶可以虐蒸民暴天物然為政之道不如是故為政之方必以尊五美屏四惡為至要之不累於一已而存物之所為乎惠而不免於費者其府庫之財乎以府庫之財與人焉得人人而給之至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者何費之有勞而不免於怨者其勞人自安乎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

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欲不免於貪非殺人以求土地則斂以殖貨財也若夫非仁無欲也則害人而可養人者猶且不為況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乎不侮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文王所以造周也在人上故謂可以驕人其可以得人乎然為政之道不尊則民不信不信則民弗從必欲使人仰之如日月尊之如神明故雖不驕也而有泰存焉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成湯所

以宅商也在人上故謂可以威人其可以得人乎然為政之道必使進退可度容止可觀望之似人君有以則象畏愛可也故雖不猛也而有威存焉教之不改則過在下不教而誅則過在上是罔民也與置為物而愚不識者同故謂之邃古之人以五戒然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於此可以責成矣未嘗戒則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向遽以視成豈不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故聚衆而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

以喻之令下慢而欲上之嚴其可得乎是以謂之賊賊仁故也為上之道取予可以自專可以無予則不疑可以予則不吝猶之與人疑也出納之吝吝也此之謂謹出納則可為政則不可故謂之有司

楊曰惠而知為政故不費以佚道勞之故不怨欲仁則求諸己故不貪敬而無敢慢故雖泰而不驕莊以蒞之而民敬故雖威而不猛不教而殺非仁民也故謂之虐未嘗戒而責事之成非為之以漸也故謂之

暴令以示期也令慢矣而致期焉不至則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罔民而可為也故謂之賊賊者賊人之謂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

尹曰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從政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

伊川曰易曰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言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已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乎此　又曰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則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説然後能安若

上知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之事也上知之人安於義中知以上安於命　又曰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言則能格物而窮理

范曰知命所以事天也知禮所以修身也知言所以治人也知所以事天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則君子之事備矣此所以為終也

謝曰知命知禮知言此進德修業之大要闕一不可也知命非君子之成名與五十而知天命立言則同其要則異猶言學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貴可淫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淫之威武可屈不知命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屈之其為君子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禮者理也知之則為知崇天也履之則為禮禮卑地也一退一進一俯一仰耳目所加手足所措蓋有妙理存焉理可行也誰

得而止之理可止也誰得而行之此之謂立苟不知理之所在則謂地蓋厚將何所措而可聖人患不知人或謂學當自知而已何汲汲於知人也是不然仁人固可親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仁人何如也佞人固可遠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佞人何如也君不知人不可以擇臣臣不知人不可以擇士士不知人不可以取友知人如此其急然不可以智巧知也蓋人之才識因言以宣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古人有行年四十而

不見知乃公者使乃公事上接下與人交盡如知子也豈不殆哉此與無目同如晏嬰知矣不足以知仲尼蓋仲尼之言嬰所不知故也淳於髡得齊王眉睫之間而不知孟子蓋孟子之言髡所不知故也至於求知言之道則不可以規矩準繩論係其所養如何耳

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使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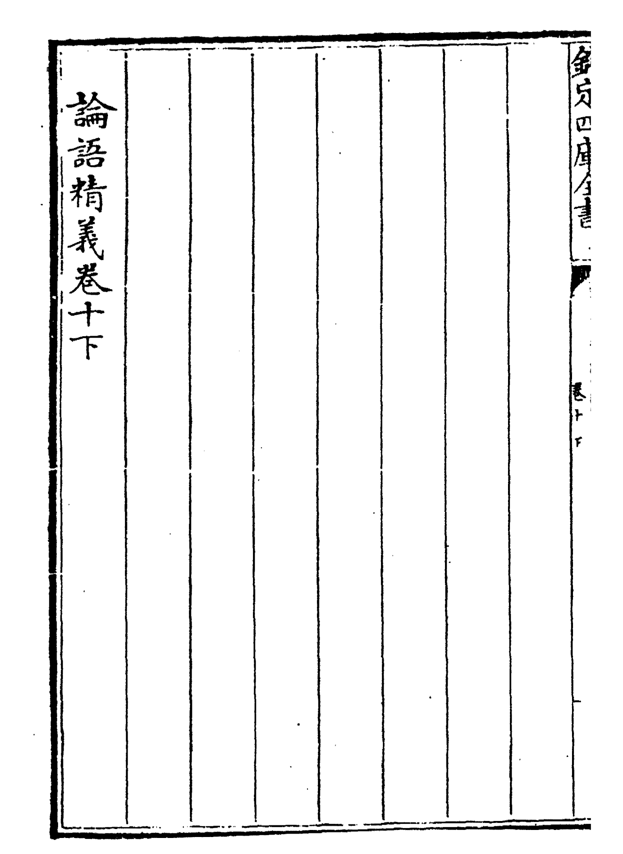
楊曰命非盡心知性不足以知之不知命則治身行

已人欲之私得以亂之也何以爲君子知禮則不疑其所行故立孟子不與王驩言禮也不知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居之不安矣尚能有立乎詖辭不知其所蔽淫辭不知其所陷邪辭不知其所離遁辭不知其所窮則人之心術隱矣其能知人也難矣哉易曰知崇禮卑蓋知足以知性知天故崇禮可履而行故卑崇卑其猶天地設位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也夫論語

之書蓋聖賢之微言為學之大方也其言性與天道備矣學道而不斷於上達不足為善學道而不知禮以行之是以苟知而已非己有也故言知命則亦維知禮疑以知崇禮卑之意為此道者其本在乎知言知言之要而於此書力求之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可考而知也學道而不知聖賢則無以為學也故論語以是終焉

尹曰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窮通得喪無所動其心故

可為君子知禮則動不違於理故能立知言則得其
情實故能知人知所以事天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
人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今
之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
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精義卷十下